政情觀察

美國是香港社會穩定的最大威脅

楊 堅

昨日發生亂港勢力圍堵中聯辦並塗污國徽的極其惡劣事件，這說明事態已經日益明朗化，這是一場外國政治勢力煽動的徹頭徹尾的「奪權」行動。事實說明，美國正正是香港社會穩定的最大威脅。全體港人必須清醒認識形勢，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原則底線。

2014年11月12日，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北京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後在記者會上表示：「我毫不含糊地說明美國沒有參與扶植正在香港發生的示威，這完全是該由香港和中國人民來決定的事情。」儘管有各種跡象顯示，當時正在香港發生的非法佔領行動的幕後支持者包括美國勢力。但是，美國總統採取了公開斷然否認的態度。

而今，美國政府公然支持香港的「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反對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2019年7月8日，在華盛頓，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副總統彭斯先後會見香港商人黎智英。7月10日，黎智英又得到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會見。美國官方披露，美國政府3位領導人與黎智英討論了香港近日修例爭議的最新發展，以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自治情況。黎智英在與博爾頓會見時，希望博爾頓盡量以言論和行動支持香港人，尤其鼓勵香港的年輕人。

美國在幕後操弄一切

美國政府對香港「拒中抗共」政治勢力的支持，和黎智英作為香港「拒中抗共」政治勢力的一名代表人物所受到美國政府的垂青，都是沒有先例的。這意味着什麼？信息很清晰——美國政府以公然支持香港「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反對特區政府修訂「兩個條例」為契機，企圖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營造與中央政府「共管」這個主權以只屬於中國的城市的既成事實。

奧巴馬否認美國政治力量介入「佔中」行動，是因為那時美國的對華戰略是「和平演變」，希望香港做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特洛伊木馬」，所以，必須掩飾美國的角色和作用。

如今，美國改變了對華戰略，在失去了「和平演變」中國的希望之後，改為全面遏制中國。於是，公然宣布香港屬於美國推行其印太戰略的一部分，而這樣做的前提，必須是公然擴張美國在香港的力量和影響。美國政府選擇黎智英而不是陳方安生或李柱銘，作為美國擴張其在香港力量和影響的首席代理？是因為其商人背景，而陳方安生和李柱銘都是過氣政客。

美國政府重視黎智英，是向香港商界傳達美國政府爭取更多香港商人傾向美國的信息。

美國政府重視黎智英，是滿意黎智英控制的媒體在香港「拒中抗共」活動中發揮了特殊而不可低估的作用，當然，也是鼓勵香港的「拒中抗共」媒體進一步擴張。

美國政府3位官員排着隊會見黎智英，發生在「拒中抗共」政治勢力製造了7月1日洗劫香港立法會大樓暴力事件後一星期。這是公然號召香港的「拒中抗共」政治勢力進一步使用暴力手段破壞香港社會安定，破壞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受美國政府鼓舞，在香港，極端激進分子不斷發起「野貓」式暴力衝擊。美國政府干預香港，已是香港社會安定的最大威脅。

儘管中國政府一再申明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政，不容外國干預，但是，美國政府官員排着隊會見黎智英並公布相關信息，不啻視中國政府一再抗議為無物。

美方為何這樣做？如同在中美貿易談判過程中美國政府不斷採取「極端施壓」策略，這是華盛頓在香港問題上開始對中國採取「極端施壓」策略。

須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如果面對華盛頓咄咄逼人而容忍甚至退讓，那麼，香港特區就將聽任美國的力量和影響坐大。如果遏制美國擴張其在香港的力量和影響，那麼，香港特區就將難有安寧之日。華盛頓是賭北京會以後一種狀況為忌憚而容忍前一種狀況。

香港當前政治形勢確如「烏雲壓城」。但是，我們堅信，在中美貿易談判過程中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中央政府，同樣會在處理香港問題上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亦即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2017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暨特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明確指出：要「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一國兩制』的提出首先是為了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在中英談判時期，我們旗幟鮮明提出主權問題不容討論。香港回歸後，我們更要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在具體實踐中，必須牢固樹立『一國』意識，堅守『一國』原則，正確處理特別行政區和中央的關係。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

特區政府必須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絕不坐視國家主權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受損害。

資深評論員

勿讓衝動自毀專業操守

有話要說

王偉傑

最近因《逃犯條例》修訂而掀起的連串風波牽連甚廣，教育界的同工也不能幸免。繼早前有通識科教師在社交平台上散播仇警言論後，再有年輕教師涉嫌在旺角非法禁錮一名被誤認是警察的女子。社會上抨擊言行偏激的教師愈演愈烈，究竟教育工作者在現時香港複雜的政治生態下應如何自處，才能贏回社會人士對教師專業的尊重？

根據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訂下的《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專業的教育工作者應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以滿足社會對專業的期望。教師既被冠以「靈魂工程師」的光環，自然背負着社會對其言行舉止有高於其他行業的期望。涉嫌干犯非法禁錮罪的年輕教師或許是霎時衝動作出違法行為，但為人師表的教育工作者不是時刻都在告誡學生不要魯莽行事嗎？為何身處熾熱的政治氣氛下便輕易將這些原則拋諸腦後，那麼教師跟那些少不更事的學生又有何區別？

豈能慫慂學生參加示威

專業守則也提到一個專業教育工作者應尊重法律及社會接受的行為準則，並致力維護良好的社會風氣，以履行對公眾的義務。以和平遊行表達政治訴求固然是行使公民權利，但在遊行結束後參加不同類型的暴力衝擊卻是在踐踏香港的法治精神。在課堂上以不同的角度帶領學生分析社會議題能有效提升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但不問情由發動學生罷課卻是為遠離政治的校園帶來極壞的風氣。老師在年輕人求學的階段往往比他們的父母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但「能力愈大，責任愈大」，任何一位負責任的教育工作者絕不能將自己的政治立場強加於學生身上，更遑論在未作風險評估前慫慂學生參加示威活動。

「待人以寬，律己以嚴。」這待人處事的金科玉律，教育工作者千萬不要將其本末倒置！在校內對學生的違規行為嚴加斥責，在校外自己參與示威時做出暴力行為卻砌辭辯解，這只會令整體的教師專業形象愈益江河日下，屆時教師再也得不到社會人士的尊重卻也為時已晚。

政賢力量時事評論委員會主席

焦點評論

「民陣」是香港禍亂之源

西 波

「民陣」一個頭目將暴徒衝擊立法會、警總的責任推諉給特首，對自己的亂港罪行文過飾非，說政府和特首把警察「擺上台」，造成警民的激烈衝突。

這是一派胡言。其目的是轉移視線，推卸自己的責任。明明政府已聆聽社會意見，他們卻是糾纏不休，故意要價極高提出所謂的「五大訴求」，於是，藉口特首沒有回應其訴求，搞了一次又一次的、最後都演變成暴力衝突的示威遊行。這種罪責，他們不但從未反省過，還倒打一耙，挑撥政府、特首和警察的關係。

遺憾的是有些所謂高級知識分子，也跟着說什麼「不要把警察推向政見對立的前線」。究竟誰是「把警察推向政見對立的前線」的罪魁禍首呢？

罪魁禍首就是煽動暴動、包圍政總和警總的「港獨」暴力分子。如果對這個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在熒幕前見證的事實視而不見，那就沒有討論的基礎，那就會本末倒置，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必須指出，那些激進分子的所謂「訴求」，已經沒有什麼新意，特首和政府早就回應了，竟然還是一提再提，在他們的思維裏，「回應」應該就是「答應」！

比如反對派要求撤回暴動定性、釋放所有被捕人士、特赦暴徒、要求林鄭下台等，特首和律政司已經多次出面回應和澄清，理由充分，怎麼還是那麼蠻不講理呢？比如，明明沒有將整個示威遊行定性、還沒有判刑就要求特赦，這個連政治白痴都知道的淺顯道理，怎麼「民陣」就是有意不聽？至於什麼「獨立調查委員會」，政府已經表明了態度，香港市民也有不同看法，其結果必然也充滿了爭議。那麼幾支破旗一旦祭起來，又成了示威遊行的理由，而且每次在結束後升級為十級暴力行為——「因為特首和政府沒有回應我們」，可笑不可笑？而任由暴力蔓延，癱瘓政府，警察怎可以不出來？這就是把警察逼上前線的最大原因。

把警察推向政見對立的最前線，從何談起？如果要追究責任，那是「民陣」發動示威遊行演變成暴力行動所引起的。如果警察在政府部門處於危險狀態、香港交通被破壞引致癱瘓、大大影響民生的時候袖手旁觀，任由事態惡化下去而不聞不問，試問，香港還需要警察做什麼用呢？

因此，把警察被迫適當用武力執法與暴力分子的肆意瘋狂破壞相提並論，不分是非，那是不妥的，那是寬容了暴力，對警察是很不公平的。

退一萬步，警察不用在街頭巡邏執法，會出現什麼情況呢？一旦暴動發生，整個香港就會完全失控，這是多麼危險！即使特首或主要官員可以與反對派代表坐下來和平、理性地談判，反對派也應該不可有前設。

為了表示雙方的誠意，首先得停止一切示威遊行和暴力行動，這才有可能令警察部署回復正常。

遺憾的是，學生代表與特首的對話已經告吹，責任不在特首，屬於思想稚嫩的學生。他們不但有前設條件，又要求公開，又提出特首得先答應他們的五個訴求，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學生沒什麼誠意；當特首讓步，可以公開對話後，他們還在堅持那些前設條件，最後當然是流產了。香港問題複雜，有着深層次原因和矛盾，要求特首一個人化解當前香港社會矛盾日深，那是一種苛求，而且是一種政治幼稚病，完全不現實。

是的，政治問題始終要政治解決！是誰，將政治問題搬到街頭，企圖用暴力解決？是誰，圍攻政總、圍攻警總，衝擊和砸爛立法會？六七月來觸目驚心的暴力行為，不是一場，而是一場緊接着一場！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譴責暴力，而不可模棱兩可和稀泥，這等同於姑息養奸；我們不可動輒就訴諸暴力，為什麼有人就是看不到這一點，與「民陣」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同一鼻孔出氣，將警察執法污衊為被政府「推向政見對立的前線」？

最後還得弄清楚一個問題，將警察維持香港治安、追捕犯罪分子的反暴力行動和政治問題混為一談是錯誤的。在除暴安良的立場方面，警察是沒有妥協的餘地的。所謂「政治問題用政治來解決」完全沒錯，只要示威遊行是和平的，警察不會無故出手；而「把警察推向政治對立的最前線」並非特區政府，而恰恰是反對派。示威遊行結束後由敢死隊接力，轉入百分百的暴力行動，滋事、「港獨」分子混入普通市民當中，許多人看不清這種現實狀況，還為暴力行為張目。

究竟是誰將警察推向有傷亡危險的前線？毋須再饒舌了吧！

暴力就是暴力

議事論事

劉 瑤

六月以來的香港，經歷了一次次的黑衣大遊行，經歷了立法會的暴力衝擊，還經歷了一次次的襲警事件，就在不懂事的年輕人高舉着民主標語咄咄逼人之時，我在網絡上看到了一封《50後給廢青的信》，信裏的文字句句真切。

作者說，在他們那個年代，公屋要輪候十幾年，但是人們還是會安靜等待；在他們那個年代，十個人中間恐怕都沒一個人能有機會讀大學，甚至很多人讀完小六就要出來工作；在他們那個年代，父母親要養一家七、八個兄弟姊妹，而孩子們都會一起穿膠花、剪線頭，幫補家用；在他們那個年代，人們不會好高騖遠、不會游手好閒，有工作機會時會立刻抓住；在他們那個年代，香港並沒有什麼建制派與「泛民」之分，因為港英政府根本不會理會民意，他們想做的事情全部自己說了算，市民並沒有任何選擇權，等等。那個時候的香港雖然被貪污、種族歧視、不公平等因素包裹着，但是人們依舊刻苦耐勞，從不怨天尤人。他感嘆現在的年輕人無病呻吟，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相信，這位50後的苦口婆心，對於現在的年輕人未必奏效。可以理解，誰又沒年輕過呢？自古每逢孩子叛逆時，又有多少人能真正聽得進去父母的囑託與嘮叨，從而認真反思呢？人啊，總是要等到自己吃過虧，經歷過生活的磨練之後，才能明白前人所提及的艱辛與不易。路，只有自己一步一個腳印走過，在歷盡千帆之後，才能找到錯處，明白回頭是岸。

回歸理性 找回初心

現時，面對年輕人的盲目熱情，我們不能盲目支持。現在的香港，需要回歸理性，只有找到問題的根源，才能對症下藥。而最近的香港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過度關注，美英、歐洲議會等紛紛利用香港反修例風波，干涉香港內部事務。時至今日，香港的問題經過一個月的發酵，已經不再單純是反修例的問題了。而就在7月14日發生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的暴動事件，有便衣警察被暴徒從扶手電梯上追打跌落地面，有警察被暴徒咬斷手指，還有黑衣人使用腐蝕性液體、對苯二胺粉末等來對付警察。面對這些，我實在不能好似「泛民」議員一樣縱容暴力，更不能美其名曰這是什麼見鬼的「違法達義」！

事情演變到今天的樣子，已經變質。的確，我們應該看到年輕人的訴求，解決社會深層次的問題。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遊行、示威並不能解決問題，暴力衝擊、襲警更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應該回歸理性，找回初心。

政治是政治，暴力是暴力，是非判斷，不能扭曲。香港是大家的家，只有穩定，才能發展；只有進步，才有未來。而回歸修例本身，特區政府也只是考慮到台灣殺人案疑犯最快10月刑滿出獄，如果他不能繩之於法，後果誰來承擔？在真正的正義面前，為什麼我們的底線卻在不斷退後呢？

專欄作家、「就是敢言」秘書長

亂港派的「邊緣策略」

議論風生

關品方

香港近期的躁動，暴露了回歸22年以來很多深層問題，內因外因都有。本文重點談內因。

明眼人或許都已見到，事件帶有暴力顛覆的性質。拖下去對香港的長治久安十分不利。「反送中」實質是反中央，意圖撼動「一國兩制」，往「港獨」的方向拖。反對勢力躲在善良的市民背後步步進逼，章法井然有序，先是摧毀特首的形象，繼而挫敗警隊士氣，再每逢周末周日打游擊戰般在地區以各種議題進一步製造內地人和香港人的對立。黎智英高調會見蓬佩奧，是正式向國際宣示他們階段性的勝利。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由於香港內部的深層原因，社會問題涉及教育和媒體欠領導策略，政治問題涉及立法和司法有制度缺失，經濟問題涉及土地和居住難以在短時間內解決。如今要從根本入手，才能扭轉民心的背離。幾年前的「反國教」一役，筆者已預言香港式的「文革」命早晚要到來。當前局勢，是香港的一個歷史拐點，在這臨界點上，有危即有機，視乎港人能否迅速收拾心情往前看，把亂局整理並扭轉過來。

20到40歲的年輕一代是回歸以來感受社會變遷最深的一群。如今香港出現的亂局，表面上看，這正是叛逆青年突然發飆，對積累潛藏的怨恨和不滿突然噴井式爆發。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口號下，行破壞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之實，貪慾執著渴求又會進一步強化，進入下一輪惡性追逐。香港如不及時懸崖勒馬，勢將沉淪到底，犧牲整個下一代。

香港人要明白，今天的香港亂局主要是自己一手造成，今後的香港將會如何，要看我們自己怎樣應對。在中央政府外交和軍事上給予香港充分支持和保護的前提下，「自己香港自己救」，香港如何找回初心？如何穩住民心？需要冷靜思維。反對勢力更不要妄想可實現不可告人的險惡意圖。

香港的最佳定位始終是融入大灣區，作為大灣區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港珠澳大橋的建設，絕對不是希望把貨物運到香港出口而已，這不是大橋的關鍵使命。在大灣區內，香港不再是唯一的國際貿易中心，更不是國際科創中心。

人民幣國際化是一條長遠的路，國際（不單是中國）需要香港作為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過渡中轉站和離岸緩衝區。中美之間如果爆發貨幣戰，中國面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受阻，經濟發展會嚴重受挫，這是為什麼香港再怎麼鬧，中央一定會謹慎處理的原因之一。

反對勢力勿以仇恨和恐懼來動員香港市民。因為一味「妖魔化」內地同胞，仇恨中央政府和反對中共，定會物極必反，越來越多香港人會逐漸發現，他們受欺騙上了當。

反對派現在進行極限挑釁，已到了危險邊緣。他們看準了三條軟肋，就是台海、南海和香港。以鄧小平的睿智預期，多年前他已有幸言中，讓我們得以參照，這正是香港之福。反對勢力干預特區管治，採取剃刀邊緣的策略，利用互網聯策動亂事，一發不可收拾。我們善良守法的市民，安居樂業的一群，要真正理解什麼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不要誤墮反對勢力文宣式口號的迷思。在他們蠱惑人心的幌子之下，大都只為了個人利益。黎智英和梁繼平兩人，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特區政府短期的危機處理，需要大格局思維和大政治智慧，這裏不說，凡事建基於法治即可，前提是守法，犯法要懲處。今後的香港，如何利用當前契機，及時平息亂局，開創新運？有下列八個方向：

第一，由社會上有名望的人士組成團隊，呼籲成立有廣泛代表性的全民對話平台，檢討22年以來的香港得失；第二，改組香港電台；第三，研究通識教育的教材教師教法；第四，研究可否要求中央採橫琴的模式，在惠州或中山租用100平方公里土地予香港；第五，深入研究基本法，旨在提供思考框架，看日後如何改善有效執行；第六，研究聯繫匯率應否50/50掛美元和人民幣；第七，大量興建公營房屋和加快推動明日大嶼願景計劃；第八，踏踏實實幫助年輕人融合到大灣區創業，不單是應用科技，應兼顧傳統行業和文創產業。

香港和祖國血脈相連，休戚與共。懂得這個根本立場，沒有什麼事情是說不清楚的，沒有什麼問題是找不到答案的。